

新中國新聞事業開拓者誕辰百周年

范長江紀念館落戶內江

10月27日，修葺一新的范長江故居在四川省內江市東興區田家鎮趙家壩開館，以紀念「中國新聞鉅子」范長江誕辰100周年，並冀望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傳承發揚「范長江精神」。來自國家新聞出版單位的領導、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、范長江親屬等200餘人出席了紀念活動。

【本報記者陳明、向芸內江二十七日電】

1935年，范長江受《大公報》委派獨行西北，採寫了連續報道《中國的西北角》，並在當時的天津《大公報》連載，後又結集出版，是不朽的歷史名篇，范也成為第一個實地採訪客觀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，他在該系列報道中第一次公開稱「紅軍」並透露出紅軍是「北上抗日」；1936年，他單騎陝甘，在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，是除美國記者斯諾外第一個到延安的國統區記者，也是第一個報道「西安事變」真相的記者；1938年，范長江赴延安擔任新華社領導；1949年，他南下上海，創辦上海市委機關報《解放日報》，後歷任新聞總署副署長、《人民日報》社長等職務，他是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。

展館資料全面豐富

按照「修舊如舊」的原則，故居在內江城東北13公里的原址修葺而成，立柱橫樑等主要木料都是故居原來的木料，道路和景觀基本上使用本地材料。從公路到故居，需要走過一段近200米長的小道。遠望故居，白牆青瓦、垂花門樓，透出川南民居的獨特韻味。門前的荷塘雖已無夏日的鬱鬱蔥蔥，卻依然讓人覺得自然親切。

故居正門懸掛着由「范長江故居」牌匾。整個故居呈「U」形三合院式布局，院子正中塑有高2.5米的范長江全身青石塑像，以抗日戰爭時期青年范長江意氣風發的照片為原形，形神兼備。

整座故居佔地4100平方米，建築面積537平方米，館內按「出生地」、「求學之路」、「西北之行」、「新型記者」、「紅色報人」、「科技界」、「長江滾滾」等篇章布展，並收藏了范長江使用過的物品、各個時期的照片



▲范長江故居在誕辰百年之際開館，當天有200餘人參加儀式
(本報攝)



▲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(中)和范長江四個兒子在范長江的雕像前留影
(本報攝)



▲修葺一新的范長江故居坐落在四川省內江市東興區田家鎮趙家壩
(本報攝)



▲范長江在《大公報》四年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說超過了他一生的總和，他奉獻給世人的《中國的西北角》、《塞上行》和戰地通訊都已成為新聞史上的經典之作

青銅時代的土地戰爭

周武王的奇思異想

武王伐紂大獲成功，周王朝取代商王朝成為華夏大地上的權力核心，獲得了面積龐大的國土的管理權。打天下難，治理天下也不容易。武王首先遇到的就是一個頭痛的問題：那些殷商貴族、士和百姓怎麼安置？有人說：恨屋及烏，全殺了最好，還可以防止他們以後搗亂。有人說：有罪的殺了，無罪的留下來。

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，他的建議讓武王覺得心裡舒服：殷民最怕的就是我們仇恨他們、殺戮他們，我們應該宣布，不管以前是什麼地方的人，從今往後都一致對待，不搞政視政策，這樣人心才能安定。老百姓要有房住，有田耕，有飯吃，所以應該規定，以前佔奪別人的房屋必須歸還，每個人都能分到田地，大家各安其宅，各耕其田，天下就安定了。

武王很高興地聽了周公旦的意見，並且派他去安置那些殷商的遺民。周公旦把殷商的遺民安置在東都洛陽附近，專門給找了一塊地方修建城邦。

連年戰亂百姓生活困苦

但是，伐紂的事讓周武王操勞過度，他這時候已經有些神疲氣衰了，想問題有些古怪。有一段時間他夜裡睡不着覺，老想一個問題：殷紂王是殷商的天子，擁有的天下的土地和財富，而且本人多才多藝高大威武健康帥氣，武功很好，可是竟然有那麼多的諸侯反

對他，響應我們的號召帶着軍隊去打他。今後我掌管了天下，佔有了天下的土地和財富，天下的諸侯要是來打我，我可怎麼辦？於是他就想把都城從今天西安西邊的鎬京，遷到太行山頂上去，在太行山上建城築堡，憑險據要，設置關卡，那樣一來，誰來進攻他都不怕了。他愈想愈興奮，就把這個主意告訴了弟弟周公旦。

周公旦一聽就笑了，說：「如果我大周的德行讓天下人仰望信服，天下諸侯都來朝拜進貢，太行山艱難險阻崎嶇難登，人家扛着大包小包上來，怎麼辦？如果世道亂了，天下諸侯伐我，雖然會因太行山的險阻而卻步，可是伐我的人將山圍住，我們沒了吃的喝的，也照樣得完蛋啊！」武王一聽這話明白了，趕緊打消了怪念頭。

但事情很多啊，連年戰亂，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，人心也很不穩定。於是武王命周公旦選擇合適的地點為民衆修建房屋——可要做到居者有其屋也不容易，即使是蓋「經濟適用房」，政府也得拿出大筆投資啊，還要開闢道路，建立集市，發展經濟……但是在建國之初，為了鞏固政權穩定人心，周王朝不得不下此血本。按周公旦的話說，就是讓老百姓生活安定，覺得有前途有希望，商人有利可圖，天下就安定了。

不過可惜的是，沒過多久，周武王他老人家「出師

一捷身便死」，醫生說是由於操勞過度，那年他才48歲，辛辛苦苦革殷的命一輩子，剛摘到手的勝利果實——廣袤、秀麗、肥沃、豐饒的國土資源，全都留給了年幼的周成王，以及輔佐這個兒童國王的周公旦。

集思廣益推行分地封國

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擺到了周王朝領導班子面前，那就是如何對全國土地資源進行有效管理。這可不是個簡單的事情，那時候生產力低下，交通通信也不暢通，周天子和他那個領導班子，管好自己原來的那片土地就已經很不容易了，而現在面對突然暴增的土地資源，要想親力親為自己打理，既不容易，也不現實。

怎麼辦呢？周王室的領導們集思廣益，想到了一個好辦法——「封建」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「封建」這兩個字，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段內都是作為動詞而存在，並不是像現在這樣經常和「迷信」等詞湊在一起充當滿是貶義的形容詞。在那個年代，「封建」指的是一種行為，準確地理解就是「分地封國」，雖然名義上叫「封建」，但是和後來的封建制度還是有很大不同的。今天我們用來說明這種制度的詞是「分封制」。

人說高處不勝寒，
姬發當王要上山；
豈知山高路更險，
簡政愛民是平川。



故宮博物院藏周武王像
(馬麟 繪)

作者
吳馬
暉亮

親友眼中的范長江



警衛員趙成曉帶來跟隨范長江進北京時拍的照片
(本報攝)

特稿

范長江長子范蘇說，父親已經去世40年，還有這麼多人經常懷念他、發自內心地敬佩他，究竟是什麼原因？「和父親生前的戰友、同事接觸愈多，我才愈深切地體會到，他的人品、精神、道德情操、人格魅力是大家懷念他的最主要原因。」

范蘇說，1937年2月，范長江與毛澤東徹夜長談時，不僅是毛澤東為苦苦探索中國前途的范長江解惑，范長江亦坦率地指出解放區辦報中的一些問題，如誇大渲染事實等，認為這不能使國統區的讀者信服。這些建議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，並要求解放區辦報人加以改正。

新聞工作者要講真話

「解放後有人建議父親把以前的文稿修改後重新出版，他也說，錯了就錯了，改了就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。」范蘇認為，堅持真理講真話是父親一生中一貫堅持的思想作風，當記者時是這樣，不當記者、不做新聞工作了還是一樣。他主張在任何時候、任何情況下都要講真話，這體現在他生活中的各個方面，容不得半點弄虛作假。

范蘇說，父親時常告訴他們，我沒有給你們留下什麼，就是一屋子書和精神財富，「雖然書已經沒有了，但精神讓我們受用終身。」

父親是絕對「工作狂」

在兒子范東昇的記憶裡，除了生病，父親絕對是個「工作狂」。「主管科技工作後，父親什麼都要從頭學起。」在范長江一屋子書裡，給范東昇印象最深的是各種各樣的科技書籍，「他不僅自己讀，還要我們讀。」

范東昇稱，「其實父親在北大時已開始關注了解西部地區的人文風情、地理地貌，還和幾個同學成立了西部研究會。等到最後成行時，卻只有他一人堅持下來，並借助《大公報》給予的支持和平臺，完成了西北之行。」

在范東昇眼裡，父親嚴肅而不失親切，是個很開朗的人，對人很有感染力。「他笑起來會震得屋子響，引得我們和他一起笑。」

教導警衛員認字寫字

81歲的趙成曉是范長江的警衛員，從1946年到1951年一直在他身邊。趙成曉不識字，范長江有空就教他認字寫字，忙不過來還讓夫人沈譜教。

「有點基礎後，他要求我每天寫日記，交到他辦公桌，晚上都會幫我修改。」

「後來我跟他說，我是大文盲一個，想去學文化，於是就在1951年參加了中央辦公廳開辦的業餘文化班，離開了長江同志。」趙成曉有幾次回北京想找范長江，都沒見成並慢慢失去聯絡，在《人民日報》為范長江平反昭雪時，他才知道范長江去世的消息，遺憾終身。

【本報記者 陳明、向芸】

81歲的趙成曉是范長江的警衛員，從1946年到1951年一直在他身邊。趙成曉不識字，范長江有空就教他認字寫字，忙不過來還讓夫人沈譜教。

「有點基礎後，他要求我每天寫日記，交到他辦公桌，晚上都會幫我修改。」

「後來我跟他說，我是大文盲一個，想去學文化，於是就在1951年參加了中央辦公廳開辦的業餘文化班，離開了長江同志。」趙成曉有幾次回北京想找范長江，都沒見成並慢慢失去聯絡，在《人民日報》為范長江平反昭雪時，他才知道范長江去世的消息，遺憾終身。

【本報記者 陳明、向芸】



周武王的奇思異想

武王伐紂大獲成功，周王朝取代商王朝成為華夏大地上的權力核心，獲得了面積龐大的國土的管理權。打天下難，治理天下也不容易。武王首先遇到的就是一個頭痛的問題：那些殷商貴族、士和百姓怎麼安置？有人說：恨屋及烏，全殺了最好，還可以防止他們以後搗亂。有人說：有罪的殺了，無罪的留下來。

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，他的建議讓武王覺得心裡舒服：殷民最怕的就是我們仇恨他們、殺戮他們，我們應該宣布，不管以前是什麼地方的人，從今往後都一致對待，不搞政視政策，這樣人心才能安定。老百姓要有房住，有田耕，有飯吃，所以應該規定，以前佔奪別人的房屋必須歸還，每個人都能分到田地，大家各安其宅，各耕其田，天下就安定了。

武王很高興地聽了周公旦的意見，並且派他去安置那些殷商的遺民。周公旦把殷商的遺民安置在東都洛陽附近，專門給找了一塊地方修建城邦。

連年戰亂百姓生活困苦

但是，伐紂的事讓周武王操勞過度，他這時候已經有些神疲氣衰了，想問題有些古怪。有一段時間他夜裡睡不着覺，老想一個問題：殷紂王是殷商的天子，擁有的天下的土地和財富，而且本人多才多藝高大威武健康帥氣，武功很好，可是竟然有那麼多的諸侯反

對他，響應我們的號召帶着軍隊去打他。今後我掌管了天下，佔有了天下的土地和財富，天下的諸侯要是來打我，我可怎麼辦？於是他就想把都城從今天西安西邊的鎬京，遷到太行山頂上去，在太行山上建城築堡，憑險據要，設置關卡，那樣一來，誰來進攻他都不怕了。他愈想愈興奮，就把這個主意告訴了弟弟周公旦。

周公旦一聽就笑了，說：「如果我大周的德行讓天下人仰望信服，天下諸侯都來朝拜進貢，太行山艱難險阻崎嶇難登，人家扛着大包小包上來，怎麼辦？如果世道亂了，天下諸侯伐我，雖然會因太行山的險阻而卻步，可是伐我的人將山圍住，我們沒了吃的喝的，也照樣得完蛋啊！」武王一聽這話明白了，趕緊打消了怪念頭。

但事情很多啊，連年戰亂，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，人心也很不穩定。於是武王命周公旦選擇合適的地點為民衆修建房屋——可要做到居者有其屋也不容易，即使是蓋「經濟適用房」，政府也得拿出大筆投資啊，還要開闢道路，建立集市，發展經濟……但是在建國之初，為了鞏固政權穩定人心，周王朝不得不下此血本。按周公旦的話說，就是讓老百姓生活安定，覺得有前途有希望，商人有利可圖，天下就安定了。

不過可惜的是，沒過多久，周武王他老人家「出師

一捷身便死」，醫生說是由於操勞過度，那年他才48歲，辛辛苦苦革殷的命一輩子，剛摘到手的勝利果實——廣袤、秀麗、肥沃、豐饒的國土資源，全都留給了年幼的周成王，以及輔佐這個兒童國王的周公旦。

集思廣益推行分地封國

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擺到了周王朝領導班子面前，那就是如何對全國土地資源進行有效管理。這可不是個簡單的事情，那時候生產力低下，交通通信也不暢通，周天子和他那個領導班子，管好自己原來的那片土地就已經很不容易了，而現在面對突然暴增的土地資源，要想親力親為自己打理，既不容易，也不現實。

怎麼辦呢？周王室的領導們集思廣益，想到了一個好辦法——「封建」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「封建」這兩個字，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段內都是作為動詞而存在，並不是像現在這樣經常和「迷信」等詞湊在一起充當滿是貶義的形容詞。在那個年代，「封建」指的是一種行為，準確地理解就是「分地封國」，雖然名義上叫「封建」，但是和後來的封建制度還是有很大不同的。今天我們用來說明這種制度的詞是「分封制」。

人說高處不勝寒，
姬發當王要上山；
豈知山高路更險，
簡政愛民是平川。



故宮博物院藏周武王像
(馬麟 繪)

作者
吳馬
暉亮